

血染寒光剑

官 白羽 原著
以 仁 整理



新編評書

血染寒光劍

下

宮白羽 原著
宮以仁 整理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石

内 容 提 要

《血涤寒光剑》和《毒砂掌》是我国三十年代通俗小说名家宫白羽的得意之作，曾风靡一时，享誉海内外。现由宫以仁同志将其先父的这两部遗作巧妙地整理成一册，仍定名为《血涤寒光剑》。

故事大意是：明末清初，武林界老英雄石振英，率师侄陈元照初踏江湖闯荡，偶遇武当派元宿华雨苍父女、两湖大侠铁莲子翁婿父女和狮林观群道士，正与峨嵋派群贼寻仇索斗、讨还寒光宝剑的错综繁杂的武林纠纷。由此，引起师姑师侄误相斗、两女侠双比剑、群侠合力齐歼峨嵋群贼、挫败白砂帮众恶豪、双头换一剑，以及知府小姐李映霞报恩报仇出家等一系列热闹故事。

整理后的《血涤寒光剑》，故事更加合情入理，情节更加曲折感人，人物更加栩栩欲活，语言更加通俗易懂。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

81

责任编辑：方 殿

美术编辑：宋丕胜

封面设计：宁大明

人物绣像：谷照恩

新编评书

血涤寒光剑

宫白羽 原著

宫以仁 整理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封面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25.125印张 499,000字 印数：1—300,000 19 册第 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349 定价：4.60元（1 册）

7—80505—026—0 1·26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奔波儿女情·····	(1)
第二十二回	狮林群鸟大举北上·····	(15)
第二十三回	开坟悲失头颅·····	(27)
第二十四回	江边勘仇踪·····	(46)
第二十五回	怅望水火牢投鼠忌器·····	(67)
第二十六回	群侠环攻白砂帮·····	(88)
第二十七回	峨嵋一子穷林自刭·····	(107)
第二十八回	血债血还毒刑讯寇仇·····	(120)
第二十九回	铁莲子双头换一剑·····	(140)
第三十回	怀剑偕归·····	(166)
第三十一回	狭路惊逢玉虎·····	(185)
第三十二回	决斗示武·····	(209)
第三十三回	乡居有客来馈蟹·····	(233)
第三十四回	夺宝杀身乘虚袭宅·····	(253)
第三十五回	当门一箭回天疗妒·····	(276)
第三十六回	替夫为媒·····	(295)
第三十七回	覆巢燕骨肉重相见·····	(316)
第三十八回	伤心人敛怨忏情·····	(337)
第三十九回	女侠登门求永好·····	(354)
第四十回	铁莲子重上征途·····	(374)

第二十一回。奔波儿女情

在店房中，弹指神通华风楼父女为主，铁莲子柳兆鸿父女翁婿为客，叙礼落座，剔亮了灯。华、柳二老彼此看见对方的面貌，一别多年，都增老态，精神尽管壮旺，须发不留情，俱各苍白皓然了。华风楼首先感喟，柳兆鸿捋须说道：“日月催人，前尘如梦。侄女儿和小女都成了大姑娘了，你我怎能不老？”华风楼叹道：“仁兄比我强得多，我却是蒲柳之姿，行将就木，一转眼就完了！尤其是意趣阑珊，名心豪情都泯，再没有壮年时那么高兴劲了。”

两个老头子发牢骚，旅舍房间很小，客人聚集很多。黑压压挤满了内间房。两个女客，转沙女侠华吟虹和江东女侠柳研青，被挤并肩坐在一隅。华吟虹打量这已出阁的柳姐姐，抿着嘴直笑。她把柳姐姐骗了个不轻，使得柳研青焦急叫嚣。现在柳研青借着灯光，再三端详丈夫玉幡杆杨华的脸，脸上受伤处流着血。华吟虹故意说：“姐姐别生气，饶恕小妹吧。我真不晓得是姐夫，我要知道是姐夫，杀了我，我也不敢下这毒手。您瞧姐夫脸上还冒着血渍呢，这是怎么说的，叫姐姐看了，多么心疼。好在没有毒，不会往大处烂，至多落两三块小疤痕，象麻子那么太罢了。这还得嘱咐我爹爹，让他给好好医治，别叫它留下疤，破不了五官，拦不了官运才好。”

华吟虹尽管说便宜话，故意惹着这柳姐姐。殊不知柳姐姐面皮不薄而很厚，侧转脸来，冲华吟虹扑嗤一笑，轻轻说道：“我谢谢妹子，我感激你。你姐夫一定也很感激你，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这不是别的，真是你说的那话，要是有毒的五毒砂，你姐夫一条小命可就玩完了，连累姐姐我也得守寡。多亏了妹子手下留情，你姐夫不过脸上挂了两点彩。麻不麻，疤不疤的，姐姐倒不嫌。反正性命保住了，妹子你就积大德了，姐姐那不得念佛？难为妹子好心肠，冲这一手，将来准得个好妹夫，也许现在早就……”俯身探头，她的脸紧挨着华吟虹的脸，恶作剧地看了又看，说道，“哟，可不是，原来妹子没有开脸，没有出阁。但不知定了亲没有？新郎官是谁？可是的，妹子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怎么出这远门？我听说伯父家教很严，平素不许妹子出门。学会了武艺，也不准拿出外面来用。临到今儿，敢情这话靠不住，妹子也跟我似的，往外乱跑呀！但不知你手底下毁了几个？”

二老叙阔，忆旧情深；两个女英雄低言悄语，舌剑齿锋，一味互相讥诮。究竟娇憨颠狂的柳研青，说话没有遮拦，又欺负华吟虹是没出阁的女孩子，不比自己已成少妇，她的话象爆竹似地放起没完，抻沙女侠华吟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也想起了一个阴招，口齿敌不过，就佯痴装呆。反正玉幡杆杨华脸上还嵌着她打中的三粒铁砂子，就让柳丫头嘴头子快活一阵子吧。我却不给爹爹提醒，让你们两个聊神吧，反正有人受疼！心中想着，转嗔为喜，得意之余，微转双眸，瞟了玉幡杆一眼。玉幡杆杨华侧坐在黑灯影里，听着岳父和华老，妻子和华吟虹，这一边哈哈嘻嘻，大声的谈笑，那一

边唧唧啾啾的讥嘲，他心中有些不悦。他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凑到灯台旁，撕手巾，沾伤口上的血痕。双目凝寒，打量华老脸上，见他表情很严肃，很冷淡。

原来杨华和华老是有过旧碴的，此刻却对了脸。柳研青赶紧把话匣子打住，说道：“华伯父，华伯父，劳你的驾，给看一看我们仲英脸上的铁砂子，到底要紧不要紧？该怎么取出来呢？”弹指神通华风楼收住话头，站起来，把杨华冷傲的神情一看，心中明白，忙拱手道：“这位是柳仁兄的贤婿，哦，好，朗朗如玉树照人，真乃是玉润冰清，兼有其美。哦，我记得在哪里见过，这位世兄尊姓？可是姓杨，恕我老耄，多有得罪了。”

末后一句，意在双关。当年玉幡杆杨华和柳研青订婚之后，春闺调舌，武场试技，曾经因疑生妒，闹过一回逃婚出走。他在这逃婚期间，曾经遇上南荒大侠一尘道长。当一尘被人暗算，命在垂危时，是杨华陌路援手，救了他一回。虽然到底因无救药而死，一尘道长却深感激杨华，曾经遗书赠剑，为此杨华才与狮林观耿白雁相逢怄气。那耿白雁怀疑遗书是假，两人言语相争，发生了扣剑、赌剑、盗剑、骗剑的纠纷，以至于闹出今日翁婿南来讨剑之事。

却是在杨华未遇一尘道长之前，又曾路过山阳县，拜访弹指神通华风楼，伪称奉师父铁莲子之命，特来投谒，愿拜门墙，学习点穴法和五毒砂。华风楼这老人却也动了疑心，杨华并没有带柳老书信，他又把铁莲子是他岳父的话瞒起来，仅只伪称师徒。华风楼暗加窥测，断定杨华必是铁莲子门下被逐的劣徒。因此把杨华狠狠教训了一顿。这还是看在铁莲

子的面上，未肯骤下毒手。华老再也料想不到，杨华并不是柳老门下犯过被逐的门徒，反而是柳老门下负气逃婚的娇客。杨华又年轻气盛，经华老拒见之后，于夜半潜探华府，本意是要看一看华老是真没在家，还是门房推辞骗我。这一来犯了江湖大忌，若不是华老的掌门弟子持重讲情，杨华恐怕就被华老砸折腿，驱逐出境。虽然没有毁杨华，杨华受辱已经不浅，原已发下忿言，对华老那“不屑教诲的教诲，我杨某迟早必有一报”。杨华却不料今朝相会，自己又被华老头子的女儿打伤。他正是一肚皮闷气，要向华老发泄，又不料华老乃是老江湖了，及至灯下照面，看出玉郎含嗔的面目，登时忆及前情。哈哈，这小伙子原来真是柳老哥的门徒，而且又变成门婿。华风楼拱手行礼，皱眉一笑。不待杨华发话，先向铁莲子柳兆鸿表白起来了：“唉呀，柳大哥！”华风楼走到柳老面前，抱拳当胸说道，“我小弟可真真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的贤婿了！”

这话一出，柳老吃了一惊，只道是脸上的伤，还是五毒砂，毒发难治了。很着急地站起来，忙问：“怎么样？不能治？不好治吗？”华老忙说：“不是，不是，不是说这个。唉，现在您这贤婿叫小女误伤，伤并不要紧，很好治。不过您这贤婿在前两年，到过敝邑山阳，是我一时大意，得罪过他，老哥，简直提起来是笑话，杨世兄他见了我，他不说是你的门婿，只说是门徒。他大概是年轻害臊，他又没有拿出你的言。他找我好几趟，定要拜我为师，说是奉你之命。我听见他的话好象不大对碴，我把他老兄当作你门下的叛徒了。咳，我真正的该罚……”转脸向杨华，连连作揖，“世兄，世兄，恕

我老悖，我太眼拙，当时我真把你当作柳老哥门下犯了门规、离师潜逃的劣徒了。我以为你是冒着铁莲子的名堂，前来混蒙，哪里晓得你们爷俩还是翁婿？可是话又说回来，你得坦腹柳门，艳福匪浅。你当日怎么瞒起来不告诉我呢？现在没什么说的，我只有赎罪的一法。我这糊涂丫头，又不知伤了 you，我父女二罪俱发。得了，恕我个不知者不怪罪吧。我便好好地给你治伤，要治得皮肤光洁如初，不许落半点疤痕，借此以赎我父女无知冒犯的大罪。哈哈，哈哈！”

“哈哈”，迎头堵上去，自己把“不是”解说出来了。却是这么一解说，玉幡杆杨华蓦地闹了个玉面通红，煞是难为情。他岳父铁莲子听得只发愣，很诧异地说：“你们是怎么回事？仲英，你多咱会过华老哥？你们还动过手不成？怎么还要拜老师？这是哪儿的事呀？”柳研青也很觉奇怪，忙问杨华：“华伯父说的什么？我怎么一点不懂？你什么时候到过山阳？”

总而言之，玉幡杆自己逃婚出走，因而一路上丢人出丑，象这些事，不一而足。他都咽在肚里，没对岳父和爱妻讲过，就是讲，也都影影绰绰。现在却叫华风楼三方对面，硬给揭开盖子了。杨华很不好意思，嗑嗑巴巴地说：“这是很早很早的话了。实在也怨我年轻冒昧，华老前辈教诲我，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口腔透露不悦，眼珠直转，盯着华老的嘴。华风楼有些明白，为了对铁莲子多年友谊，当然不肯再羞辱他的门婿。他就冲杨华微微一笑，彼此会心，不言而喻，赶快地揭过这一篇去了。华风楼说：“来吧，我先给杨世兄起出铁砂子来吧。幸而我身上还带着疡科的刀圭针砭。”叫女儿掌住

灯，他自己从衣底取出护书，拿出一把很小的竹制镊子来，又取出药粉、药膏、药布，请杨华坐下，对着灯光，用很快的手术，把嵌入肉中的铁砂摘取出来，一共三颗。然后，敷上药膏，贴好小小的膏药。玉幡杆杨华登时觉得脸上不疼了。一抱拳，向华老说道：“谢谢华老前辈！”又转身向转沙女侠一拱手，也说道：“谢谢！”这一谢不啻是骂人，转沙女侠脸通红，刚要开口，被华老睨了一眼，不敢言语了。华老哈哈大笑，对柳老说道：“我太对不起老哥，我哪里晓得杨世兄真是贵门下、又兼贤婿呢？我唯一赎罪的法子，便是好好地给治伤，杨世兄你放心，不出三日，管保平复如初，管保不疤不麻，研青侄女，我也给你道个歉吧！”接着哈哈大笑了几声。

铁莲子柳兆鸿起初，并没有琢磨到，爱婿和华老曾有过旧嫌隙。并且也没有觉察出，爱女和华吟虹正斗着新嫌怨。他到底是老江湖，只听杨华的尖刻口吻，再看华老的干笑神气，他也就明白过半了。当着众人，不好拦劝女婿，重重咳了一声，向华老说：“老哥，他们年轻人，没有学好能耐，先练会嘴皮子。好在老大哥跟我多年至交，再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吧……我说，老大哥，我听说你隐居山阳，悬壶济世，已经不出山了。如今怎么千里迢迢，远下江南，而且带着掌珠，你究竟有何贵干？”华风楼也问柳老：“老大哥，你欣得乘龙快婿，不在镇江纳福，却携婿带女，远涉长江，我也问问你，你有何贵干呢？”两个老英雄互相问讯，不禁一齐捋须大笑了。

华老说道：“我能瞒别人，还能瞒大哥吗？只因你侄女，也老大不小了。新近有人提到；东台有位朋友的令郎，小人

儿不错，我要亲自看看。不想路过此地，赶上峨嵋七贼，欺凌孤寡，找到飞刀谈五老镖头家，指名报仇行凶。谈五兄不在了，只有长媳倪凤姑。我又与谈家有点瓜葛之亲，倪凤姑求到我，我不能不管，就跟峨嵋七贼叮当起来了，我的事就是这样。大哥，你怎么着？”

柳老便说道：“我嘛，更不能瞒大哥了。只因为你侄女婿杨华，陌路援手，救了南荒大侠一尘道长，承他临命赠剑传书，把那把寒光剑送给小婿，又被一尘门下三鸟骗夺回去。姑爷丢了面子，老岳丈不能不管，我没有法子，只得亲自出头，打算烦个朋友，跟狮林三鸟讲一讲，这把剑应该谁得，就归谁得。同是道里人，不要恃众强夺，也不要逞能行骗啊。”

柳老正说着，梁公直刚刚从外边回来。梁、石二人在近处没找到陈元照，便先回来了。他闻听柳老的话，便插言道：“柳老前辈要找狮林三鸟，可是从镇江走鲁港，岂不绕远了？”

铁莲子柳兆鸿道：“谁说不绕远呢？但是没法子。你想，一尘道长已死，我怎好径直登门讨剑，好象欺负他们狮林观似的。我打算拜托一个朋友，陪着同去，给他们留一个面子，故此我奔到这里来了。贵省铜陵地方，有一位老英雄骆翔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狮林三鸟的老交情。我打算麻烦他，替我们说说情。”

华老闻言说道：“骆翔麟原来住在铜陵，我和他慕名，没有见过。”梁公直道：“柳老前辈要找骆翔麟吗？听说他现时不在铜陵了。”柳兆鸿问道：“不在铜陵，又上哪里去了呢？我在南京，听说他在芜湖；到了芜湖，听他弟子说，他原在芜湖，在他家闲住；可是新近他铜陵老家出了麻烦，被他的侄儿催

回铜陵去，这话可确吗？”

梁公直道：“这话很确，骆老前辈原住在芜湖一个开粮店的弟子家中，那时常跟我见面。我们请他设场授徒，他也答应了。居然招揽了七八个弟子，教得很高兴。哪知他这新收弟子里面，有一个犯过大案的剧贼。为了要偷学骆老先生的壁虎功、蝎子爬墙的技艺，更姓改名，化装变容，隐迹在一般纨绔子弟群中，当时没有被众人觉察。但是光棍眼赛夹剪，力巴头不能充行家，行家也不能装力巴。骆老新收的门下，尽是一些初学的人。这个剧贼，有着很精深的武学，他却隐在群庸中装傻。这瞒得了平常人，如何瞒得住久涉江湖的骆老。”

铁莲子柳兆鸿、弹指神通华凤楼，一齐问道：“你说的这个剧贼是谁？”

梁公直道：“就是这一点憋人。骆老用尽方法，没有钩稽出这家伙的姓名来，他当时用的假名是祝绍熊。”

铁莲子是受过这种害的，当年他为女择婿，曾被仇人谭九峰，秘遣弟子呼延生，诈入柳门，要乘机暗算柳家父女。多亏呼延生暗暗爱上了柳研青，不肯潜下毒手，柳氏父女才免遭暗算。然而柳老却几乎上了大当，险将他招赘为婿。这件事柳老所受打击很大，此刻谈虎变色，忙问道：“这小子什么长相？多大年纪？可是陕西口音吗？”柳老还在怀疑呼延生。柳老接着又盯问道，“后来怎么样？老骆上当了没有？”

梁公直道：“幸而发觉得早，没上大当。却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老家里就被盗了。大概他老人家的一本拳剑谱，和一些外科秘药，全被盗了。骆老就猜想便是这小子干的。这小子年近三十，白净脸，细高挑，只看外表，品貌很不俗。说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脱是祝绍熊。会馆中的司事因为他们问的姓名不符，就回答说，这里没有这个人。这两个江湖汉子转身走了。就在这一天，祝绍熊突然不辞而别。他住的那间房子，也被人打开窗户，翻得屋中很乱，会馆中登时喧嚷出来。

骆门师徒一听这话，早已留上他的神，立刻派人到会馆去打听，并到屋中窥看。铺盖行李一样不少，只是翻得乱七八糟。那两个江湖汉子也没有再来，可是祝绍熊也从此没了影。因此有人疑心他大概是躲了。找他来的，大半是仇人。他也许遇上对头，暂时离开芜湖了；也许被那两个江湖汉子，杀死在郊外。骆翔麟得了回报，仍不放心，又托人疏通，亲自来会馆，重新搜查。会馆中所有祝绍熊的衣物，件件细检，却是片纸只字没有，察不出一丝疑痕来。祝绍熊就这么忽然而来，忽然不见了。

骆翔麟和门弟子方在啧啧称怪；也有人说，或者我们错疑了他，他也许是个良民富户，是躲避仇人的。现在终被仇人寻着，一手不敌二手，大概惨死了。然而这都是乱猜，没出旬日，骆老的侄儿来找叔父，说是骆老的老家里，三日前突然被盗。

骆老大惊。因为他在江南是老拳师了，以他的威望，靠他的人缘，有名的江湖人物不肯偷他，无名的绿林小贼不敢惹他，而现在想不到出了这种事！

骆老忙问侄儿，丢了什么？侄儿说：“衣物全没丢，只丢了骆老半生所挣的五只元宝，和骆老妻女的一小箱首饰。骆家的房地契没丢，而骆老世袭珍藏的拳谱抄本好几部全丢了！”

骆老听了，登时大悟，一顿足，一瞪眼，一捋胡子，一

咬牙，骂道：“得，我栽了！”骆老就这样匆匆地离开芜湖，奔回铜陵老家，到处踏访。就在这个乱糟糟的时候，铁莲子柳兆鸿，携婿带女，千里迢迢寻找骆翔麟来了。

当下，芜湖梁公直把骆翔麟新近遭逢的事，告诉了柳老。柳老这才明白，在芜湖初访骆门弟子时，怪不得他吞吞吐吐，原来是为尊者讳，以为他老师是鼎鼎大名的老英雄，竟遇盗窃，故此瞒住真相，没有告诉柳老。梁公直是局外人，可就满不介意，全给抖搂出来了。

梁公直又说：“骆翔麟自己讲，他家中被盗，定是那个祝绍熊干的，祝绍熊一定是个避仇避案的剧贼。祝绍熊屡向骆老请教壁虎游墙功，骆老一味打岔，不肯指教，所以才招出祝绍熊的怨恨来。那寻到会馆的两个江湖汉子，据骆老推测，许是祝某的仇人，也许是访拿祝某的官府捕快。只可惜骆老仅仅从会馆司事口中，间接听来，那两个汉子究竟是怎样的人物，未经目睹，也就没法推测。但不管怎么，二人才到，祝某失踪，祝某定是躲避二人，断无可疑。推想起来，姓祝的小子临走不甘心，才跑到骆老家中，狠狠地偷了这么一下子。至于骆老的家乡，本不瞒人，祝某一定是从骆老别个徒弟口中打听来的。”

梁公直说罢，弹指神通华风楼也听怔了，因想到自己当年拒收杨华一事，不禁得意。这时候可就冲着杨华一笑道：“收徒可不是小事，一点也大意不得。当初骆老只要小心一点，也不致于受这祝某的害。这个姓祝的究竟是谁呢？”

梁公直道：“祝绍熊三个字，当然是假名。据会馆司事说，那两个江湖汉子，曾经说出姓名来，不过司事随听随忘了，只

记得一个姓，说是姓贺。骆老也猜了半天，没有猜出来。”

华风楼和柳兆鸿一齐猜想道：“姓贺，是湘鄂口音，细腰多背，是个细高挑……梁仁兄，你可知道这个家伙素常使用什么兵器？”

梁公直道：“用刀。”

华、柳二老不禁都笑了，说道：“这可不好猜。”

梁公直也不由笑了，忙找补道：“用的是锯齿双刀。”

华、柳二老道：“哦，锯齿双刀。这又是何等人物呢？”

这时候，铁莲子柳兆鸿、玉幡杆杨华、多臂石振英，听梁公直说的这个偷艺人物，几人都似乎恍然若有所悟，若有所见。长身细腰，白面剑眉，姓贺，使锯齿双刀？

铁莲子柳兆鸿却记得一个青年飞行剧贼，名字正叫擎天玉虎贺锦涛。这个贺玉虎确是使锯齿双刀的，身量比常人高，容貌很漂亮，为人却是很歹毒。

玉幡杆杨华也想起当年在红花埠，搭救宦家小姐李映霞时，夜攻菜园子，双斗群贼，运连珠弹丸，飞打喷火筒，其中便有这么一个姓贺的贼人，使着锯齿双刀。因为这个人风度俊雅，所使兵器又不寻常，玉幡杆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贼人也曾报出字号来，可惜当时匆忙，到现在早不记得了。

多臂石振英也记得一个青年飞行剧贼，名字正叫擎天玉虎贺锦涛。这个贺玉虎确是使锯齿双刀的，身量的确比常人高，外貌很漂亮，为人却是很歹毒。石振英自己猜疑着，以为事不关己，也就默然缄口。现在他心中结记着他的义侄兼弟子的陈元照，他打算求梁公直吃过饭再帮他出去找一找。梁公直正对柳兆鸿大谈骆翔麟，他也没好意思把这话再说出